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Performing and Labeling

In-depth Study
on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

呈现与标定

——中国“小姐”深研究

潘绥铭 黄盈盈 王洁 等

UP

阮芳赋主编 性学万有文库 (014)

高雄 万有出版社 台湾

2005年12月

呈现与标定

——中国“小姐”深研究

Performing and Labeling:

In-depth Study on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

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张慧霞、
杨蕊、何为、刘振英、张春萌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2005 年 12 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书名：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

著者：潘绥铭 黄盈盈 王洁 等

ISBN: 986-81778-3-9

出版者：阮芳赋主编：性学万有文库 014

UP

万有出版社

高雄市三民区民礼路 40 号

TEL: (07) 385-4553 FAX: (07) 615-8001

E-MAIL: universalpress88@yahoo.com.tw

邮拨账号：42199922

户名：万有出版社

名誉社长：林燕卿

社长：张隆基

发行人：萧金柱

初版：2005 年 12 月

序言

潘绥铭

自从 1995 年开始，我自己，后来又与刘振英副教授一起，带着我的 6 位女博士生与女硕士生，先后调查了 13 个“红灯区”。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1998 年的珠江三角洲的 A 镇、中南腹地的 B 区、湘黔交界的 C 矿；1999 年的珠江三角洲的 A 镇 B 场（追踪调查）；2001 年夏天的四川中部的 A 镇、B 镇、C 区；2002 年夏天的东北的 A 市、B 市、C 市；2002 年秋天的广东某市特区的 A 村、B 村、C 村。

前三个红灯区的情况，收集在《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中。第四个红灯区的情况，可以看《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第五个到第七个红灯区，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一起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情景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考察》里面。

上述的三本书所研究与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乡妹子”，她们基本上是在城市中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的女性。

现在这本书的内容，则是包括了上述后六个红灯区的情况，是两次社区考察与个案调查的结果。

第一次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何为、张春萌一起，对于东北三个城市市区里的红灯区的调查。我们总计访谈了 103 个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城市户口的下岗、待业的女性。

第二次是我与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何为，在广东某个著名城市的市区，调查三个红灯区的结果。这三个地方都叫做“村”，其实都已经是标准的市区了，只是还保留着“村”的名称。

我们总计访谈了 115 位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原来的“工厂妹”，也就是那些虽然来自农村，但是曾经在工厂里打过工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的女性。

由此可见，现在这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性产业在最近几年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许多原来是城市女工或者“打工妹”的女性，开始投入性产业，做了小姐，而且在小姐中的比例在增加。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反映的，与前面三本书差不多，仍然是那些比较“低档”的小姐。她们主要是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按摩场所（东北）、发廊、美容美发（广东）里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那些“高档”小姐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头面人物”永远是极少数，永远也无法反映出那些底层成员的情况，因而对于该群体来说，没有代表性。小姐也不例外。那些在封闭的 VIP（大人物）俱乐部里服务的、活动于高级宾馆里的、被包做“二奶”的、能够在网上招客的、号称“鞋底永远没有土”（总是坐小车、踩地毯）的小姐们，虽然也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却不能反映中国性产业的总体情况，甚至会产生误导。

其次，“高档”小姐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独立自主程度、更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她们更加容易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那些“低档”的小姐们却几乎是沉在海底，永无出头之日。即使在社会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中，也仍然没有把她们包括进去。总该有人替她们表达与诉求。我们自愿做这样的人。

当然，这本书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猎奇。我们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与分析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总结起来，这样的学术问题至少有 7 个：

1. 性产业里所实行的生产关系与财产所有制，对其存在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小姐们从事这个职业，究竟是不是她们自己的“理性选择”？
3.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

4. 中国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要想存在，一是靠权力，二是靠亲情；三是靠利益。那么在红灯区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究竟是什么样呢？

5. 红灯区的社会结构，究竟是社会网络式的，还是科层结构式的？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

当然，现在这一本书是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相信，对于红灯区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而是促使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这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原创。说白了，如果从性产业里都看不出社会意义来，如果连红灯区都解释不了，那么一切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家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目 录

序言.....	1
---------	---

上篇 天南地北“小姐的自述”

她们是怎么走进这一行的.....	7
她们的感情生活.....	33
她们的职业活动.....	67
她们的婚姻与家庭.....	95
她们的未来会是什么.....	107
妈咪与老板们是什么样的人.....	118

下篇 “小姐”与社会

中国性产业纵横论.....	131
“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167
最近 20 年来中国禁娼法律法规的检视.....	195
性产业与艾滋病——性社会学的视角.....	264
性产业中的男客：初步探索.....	284
2005 年性产业规模的估计.....	295
附录：关于小姐与性产业，潘绥铭的其他文献.....	300

序言

潘绥铭

自从 1995 年开始，我自己，后来又与刘振英副教授一起，带着我的 6 位女博士生与女硕士生，先后调查了 13 个“红灯区”。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1998 年的珠江三角洲的 A 镇、中南腹地的 B 区、湘黔交界的 C 矿；1999 年的珠江三角洲的 A 镇 B 场（追踪调查）；2001 年夏天的四川中部的 A 镇、B 镇、C 区；2002 年夏天的东北的 A 市、B 市、C 市；2002 年秋天的广东某市特区的 A 村、B 村、C 村。

前三个红灯区的情况，收集在《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中。第四个红灯区的情况，可以看《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第五个到第七个红灯区，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一起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情景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考察》里面。

上述的三本书所研究与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乡妹子”，她们基本上是在城市中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的女性。

现在这本书的内容，则是包括了上述后六个红灯区的情况，是两次社区考察与个案调查的结果。

第一次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何为、张春萌一起，对于东北三个城市市区里的红灯区的调查。我们总计访谈了 103 个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城市户口的下岗、待业的女性。

第二次是我与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何为，在广东某个著名城市的市区，调查三个红灯区的结果。这三个地方都叫做“村”，其实都已经是标准的市区了，只是还保留着“村”的名称。

我们总计访谈了 115 位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原来的“工厂妹”，也就是那些虽然来自农村，但是曾经在工厂里打过工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的女性。

由此可见，现在这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性产业在最近几年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许多原来是城市女工或者“打工妹”的女性，开始投入性产业，做了小姐，而且在小姐中的比例在增加。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反映的，与前面三本书差不多，仍然是那些比较“低档”的小姐。她们主要是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按摩场所（东北）、发廊、美容美发（广东）里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那些“高档”小姐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头面人物”永远是极少数，永远也无法反映出那些底层成员的情况，因而对于该群体来说，没有代表性。小姐也不例外。那些在封闭的 VIP（大人物）俱乐部里服务的、活动于高级宾馆里的、被包做“二奶”的、能够在网上招客的、号称“鞋底永远没有土”（总是坐小车、踩地毯）的小姐们，虽然也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却不能反映中国性产业的总体情况，甚至会产生误导。

其次，“高档”小姐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独立自主程度、更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她们更加容易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那些“低档”的小姐们却几乎是沉在海底，永无出头之日。即使在社会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中，也仍然没有把她们包括进去。总该有人替她们表达与诉求。我们自愿做这样的人。

当然，这本书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猎奇。我们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与分析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总结起来，这样的学术问题至少有 7 个：

1. 性产业里所实行的生产关系与财产所有制，对其存在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小姐们从事这个职业，究竟是不是她们自己的“理性选择”？
3.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

4. 中国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要想存在，一是靠权力，二是靠亲情；三是靠利益。那么在红灯区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究竟是什么样呢？

5. 红灯区的社会结构，究竟是社会网络式的，还是科层结构式的？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

当然，现在这一本书是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相信，对于红灯区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而是促使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这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原创。说白了，如果从性产业里都看不出社会意义来，如果连红灯区都解释不了，那么一切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家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上 篇

天南地北“小姐”的自述

她们是怎么走进这一行的

东北的小姐们

蕾蕾（B市）

（她长得比较黑，留着长头发，身材属于瘦小型的，有些混血儿的特征，猛一看像《保嫖》里面的惠特曼·休斯顿。）

我今年24岁，有一个男朋友，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是通过朋友认识的。他大我4岁，现在在XX（本市一个区）上班。

我是B市本地人，在XXX厂那里住，家是农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一个21岁的妹妹。妹妹现在在读书，已读大学了，一年要花三千多块钱。

我小学文化，差一年没有毕业。后来就一直在家里待着，直到前年来到这里。我出来有两年了，在这儿干了一年多，每月少的不知道，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到三千多。

挣的钱我一般都会朝家里拿，供妹妹读书。我还是经常回家的。我在这儿工作，谁也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妹妹和男朋友全都不知道，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我胳膊上的伤疤是烟头烫伤的。我很早就会抽烟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抽烟的感觉很好。

将来我没有打算过，过一天是一天。

小孩子（A市，观察记录）

老板娘告诉我：她16岁了，是这里面最小的。来时才15岁，一个农村的小土佬，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打扮。来了一年多，人就漂亮多了，也会打扮了。

他们一般把她当作孩子看，老板娘亲昵地骂她：“那才不是个东西”，而她总做调皮状。她留着长指甲，穿着比较性感的衣服，总爱

活蹦乱跳，谈起话来故做成熟状。她还会不时地与老板打架，耍嘴皮子。她给人的视觉印象是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上好得多，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老板娘说：她家庭负担比较重，妈妈多病，妹妹估计今年 13 岁，上初中，一年要花上三千。

老板娘说：她们在家都是难管的，管不了，控制不住的。她对老板娘的话从不生气，她对我说：她妹妹比她还漂亮，但老板娘却说，她比她妹妹漂亮。她说：她看看原来的照片，她都想把它们全撕了，因为太难看了，简直不是她。老板娘说：一年多来，她变化可大了，现在比原来不知漂亮多少。

维维（B市）

（今年 22 岁，身材比较高挑，穿蓝色纱状吊带，下穿白色长裤，留长发，B 市本地人，就住在繁华路。）

我小学六年级都没有毕业，因为教师老批评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一气之下，我就不上了。下了学，我就待在家里，四处混混，一待就待了几年。

我们家原来是农村的，搬到 B 市有 10 年了。父母都是农村户口，在 B 市主要是做买卖。我有两个哥哥，都结婚了。爸爸妈妈五十多岁了，最近身体都出了点儿小毛病。我出来挣钱并没有给家里过，家里还可以，也不需要。爸爸妈妈与哥哥们是分开的。

17 岁那年，我想自己还是应该干点儿什么，因此我就跟我爸做买卖。和爸爸做买卖没有做多久，就不想干了，就去亲戚家开的店里当服务员。我姨开了个饭店，我去做，一个月 400 元，多了也就五百元，基本上是一个月 400 元。我干了两年，两年后我就不干了，因为我觉得做着不顺心。一个月四百多块钱也少，另一方面在亲戚家总是不好。

不干后，我就决心自己做买卖。我开了个食杂店，并兼营电话厅，干了两个多月。每天进帐 30 多块，一个月加上各种花销，几乎没有挣到什么钱，所以我就关了店开始卖服装。

卖服装时，我去早冰场的“的吧”去蹦的，在那里我遇到了我

的第二个男朋友。我第一个男朋友是18岁时谈的，谈了一年多就黄了。我与第一个男朋友是初恋，他对我挺好的，但因为合不来就分了。与第一个男朋友谈是我的初恋，所以感觉挺好的，但是与第二个男朋友的感觉更好，比初恋更美好。我们在“的吧”认识是因为他觉得我舞跳得很好。我们认识交往了半年后就开始做朋友了。

认识他时我在卖服装，卖了一年多的服装，挣的钱全花了，所以也没有攒下什么钱来。半年后，我们确定关系，我就住进了他家。他是家中的独生子，他爸爸妈妈非常的喜欢我，总叫我是他们的老闺女、儿媳妇。

他是一个歌手，三年前，也就是我们刚认识他的一年前，他考进了电视台。那时，他一个月才做一次歌，所以特别闲，老待在家里。我自从住进他家后，也就不卖服装了。我老想干些事，可他似乎事业心不强，而那时他也算事业有成吧。我不想别人看不起我。他有事业，我也得有事业，这样才会平等，不会被瞧不起。你看，我买一个火机都得问他要钱，那多不自在。我自己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每天问他要。我有钱了，喜欢什么化妆品衣服就自己买，不用看他的脸色。因此我想出来做事。

我想做个买卖，但没有钱，他也没有钱，因此我们老吵架。我脾气倔，性格又好强，如果不是他父母的话，我们早就黄了。他长得高大又帅气，许多工作女孩子追求他，他的许多朋友都比我漂亮得多。我觉得，自己吸引他的地方是内在的东西。我吸引人并不是因为自己单纯的漂亮，而是内在的东西。

半年前，我们又吵架了，我就用刀片割我的（左）手臂，就留下了这一道道伤疤，是因为生气而割得出血，没有什么的。半年前我也搬出了他家。后来的半年，我们是时好时黄，不定的。我十分爱他，但在一起性格又老不合，老争吵；我又想自己干些事，做些买卖，于是我就来到了刘姐这里，干了三天，就不愿意干了。

开始，觉得干这个不好；与他分手后，我就又来到这儿干了。当然，家里人和他全不知道我在这儿做这一行的。

半年前，在分手的那一段日子里，也就是这四五个月，我学会了抽烟。人一下子瘦了好多，腰从二尺三一下子瘦到一尺七，并且

挣到的钱全花了，平均每天花四五十，一个月也就挣一两千左右。

来这儿里已有半年了，根本没有攒到什么钱；也就是今天从家里回来，我才想起要攒钱。现在一个月两千，到了春节，差不多会挣到两万块钱，就可以买个车，租出去，让别人开。这样不是就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吗？有了固定收入。

我干了这一行，不知道将来自己的丈夫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敢去想的，干这一行还能想什么呢？我自己想嫁一个高大英俊帅气的男孩儿，但不太可能，干这毕竟会影响到我将来的感情生活。我现在不想再谈朋友，刚与他黄了，心里还时时刻刻的想着他，所以对其他男性没有兴趣。

在这里面是不可能发展的。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这里的男人，不知道他们长的什么样。

我也不要求丈夫多么有钱，只要可靠、合得来、我喜欢，就行。

我是一个很会做各种家务的人，十六七岁时我就跟妈妈学着做，所以什么女孩子做的活儿，我都会做。我好像对什么都爱参与，在家前几年都是我说了算，在他家里也一样，什么事我都要发表意见，都要他听我的。

小影（B市，仙境歌舞厅）

（24岁，家在A市，有两个姐姐。她的长相很文静大方，而且言行举止很有亲和力，很像学校里的女生部长。她虽然年龄不是最大，但在四个姑娘中很有号召力，像个“大姐大”，说话也特别文绉绉的。）

我夸她的名字很有诗意，很像琼瑶小说里的女主角名字。她告诉我：这不是她的真名，是她自己起的。她说自己很喜欢琼瑶的小说，一直梦想的爱情生活就是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活。

小影为人很热情周到，第一次见面她就说：“咱们一南一北能够见面是难得的缘分。以后过了很多年，想到我还认识一个江苏的朋友，我会很高兴的。”但她不是特别愿意提及感情生活。第一次和她聊天的时候，她只是很简单的告诉我，她谈过一个男朋友，谈了两年，分手已经一年了。